



出身印尼的首位华侨市长

石琪高历尽坎坷业绩辉煌(上)



石琪高

“坎坷可能是人生的财富”，这是在印尼教育成长，历尽坎坷苦难而成为中国首位华侨市长，著名教育家和作家石琪高先生讲出的名言。

中爪哇马吉朗福清乡亲上世纪四五十年代，培育了一位杰出的儿子石琪高，他在马吉朗马华学校、在日惹中华学校读完初中，在巴中毕业后回到中国，考进清华大学工程系。毕业后历尽大起大落坎坷，改革开放时代，成为中国第一位华侨市长，在广西柳州大展才华，为建设新柳州和广西理工大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，闻名华夏和海外。退休后他积极写作，叙述人生感悟，总结工作经验，先后出版了四本著作，德高望重，受到各界的崇敬。

居留印尼十四年

石琪高是什么人？有什么杰出贡献？

他于1932年7月出生在福清市江阴镇下石村，1938年6岁时随母

亲来到中哇马吉朗投靠父亲，在印尼居留了十四年，到1952年7月才回国深造。

石琪高自小在马吉朗马华学校读书，历经日军侵占苦难，小学毕业转到日惹中华读到初中毕业，高中就读于雅加达巴城中学，1952年届毕业，适才组织七百多学生团回国，在中国清华大学毕业后，历经反右运动和文革狂风暴雨，改革后从粗工、工程师到市长、大学校长，声名显赫，业绩辉煌。

石琪高现年八十岁，身强体壮，几年前他向记者叙述了一生大起大落的经历。这儿摘录一些重要段落如下：

我于1932年7月出生在祖籍地福建省福清市江阴镇下石村。由于姓氏宗族矛盾的原因，我们姓石的家族在村里受到了排斥，最后只剩下我们一家。全家生活不仅很困难，精神上也非常非常的压抑。由于生活所迫、环境所逼，1920年我父亲就跟随祖父到印尼谋生去了。出国后，父亲极少回来，每次回来都是白天在家，晚上躲在亲戚家。只要回来，村里人就知道了。就会有人上门借钱，明则借钱，实则老虎借猪，有借无还。他们认为归国华侨必定有钱。1931年我父亲最后一次回

来，也只是夜里进村，住在亲戚家，第二天天不亮就匆匆地走了。

父亲这次回家时，母亲怀着，没有随父亲同行。1938年我六岁时，母亲带着我离开了福清老家到印尼去找我父亲。我还有两个姐姐留在了家乡福清。因为她们是女孩子，在家里不会有什么危险，那些人到我家里，要不到钱不会抓女孩子，但会抓我。所以我母亲不得不把我带到国外，而把姐姐留在了福建农村。后来，我大姐嫁了出去，二姐做了别人的童养媳。

我在印尼呆了十四年，从小学一直念到高中毕业。1952年7月回国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是7月7日那天到的北京。我在北京华侨补校学习和工作一年，1953年考入了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。

一、日侵被折磨

我随母亲出国后，就在印度尼西亚马吉朗市读书，高中则是在巴城中学读的。在荷兰殖民统治时期，雅加达市叫巴达维亚市，简称巴城，巴城中学的校名就是这么来的，巴城中学在印尼是一所很有名的华侨学校，当年从巴城中学回国的印尼华侨学生很多，现在国内还有印尼巴城中学的校友会。

1943年日本人侵



石琪高到柳南执法局参观。

石琪高到柳南执法局参观

占印尼，我们兄弟姐妹就没有办法再读书了，只好帮父亲做些买卖。我父亲开始做的是放高利贷的生意，后来干不下去了，就搞起了养猪场，养了一百多头猪。我没法念书，就每天骑着单车到养猪场帮父亲干活。当年日本人侵占印尼的时候，在当地养了一批印尼人充当雇佣兵，在中国国内这样的军队叫伪军、二狗子。雇佣军在印尼马吉朗市各地设有很多岗哨，规定中国人经过岗哨时必须鞠三个躬才能过去。我每天骑车去帮父亲干活都必须从岗哨经过，岗哨设立之初我还不知道这个规定，经过那里雇佣军喊我停下来时，我也没太在意，因为过去并没有岗哨在那里把守，我当时又是个血气方刚的毛头小伙子，什么都不在乎，就没听岗哨的招呼。几个雇佣军看

我不理睬就火了，接着就是几声枪响。我根本没想到他们会对我开枪，这可把我吓坏了，我立即停了下来。他们跑上来不问青红皂白地打了我几个嘴巴，打得我顿时鼻青脸肿，这还不算完，他们还让我跪在地上像狗一样的在他们面前来回爬，他们则在旁边嘲笑。爬了很长时间，膝盖都爬烂了。

这件事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刺激，雇佣军之所以这么欺负我，没有其他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是华侨。日本强盛，他们就可以给日本人当“二狗子”，中国贫弱，他们就不把中国人当人看，没有强大的祖国作为靠山，华人在海外定会遭到欺辱，在我很小的时候心灵深处就扎下了这个根，我是中国人，长大后我一定要回到中国去。我为什么那么爱国，为什么要动员那么多人回国来，除